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一个吃货对春天最高的礼赞,就是吃那些带着春天气息的美食,如油焖春笋,如荠菜馄饨,如紫云英炒年糕,如松花饼,把春天的清新与美好留在唇齿间。

古书中,对“松花饼”是如此描述的:“松至三月花,以杖扣其枝,则纷纷坠落……调以蜜,作饼……”甜香可口的松花饼里,有松花的灵魂。

松花粉是松树的花粉。古人以岁寒比喻乱世,以松柏比喻君子,松树长得质朴庄重,看上去的

红树林是南海边的一种特有景观,所谓红树林,就是长在海水中的树。有灌木有乔木,常见品种:秋茄树、草海桐、桐花树、无瓣海桑、老鼠簕等等,高高低低,互为犄角。我仔细观察过,几乎所有品种都会开花。潮来,浑黄的水淹没了半截身子。潮退,则露出剑一样的呼吸根。这些根须一两尺长,坚硬,密密麻麻地拱卫着红树。它们在涨水时可以浮出水面,帮助主干呼吸。红树并非天生嗜咸,相反,即使在海水中,它所需要的和大地上的森林也没什么区别,不幸被上天弃于此地,必须夹缝中求生存,如同高山上石缝中的青松,

红树林的世界



王 国 华

有人夸赞其坚强英勇,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如果可以选,谁会主动放弃水草丰美之地。它们一生都拼命要摆脱什么,却一代代都摆脱不了。

狂暴的台风到了这里,被红树林一挡,便如强弩之末。它们站在风浪的最前沿,最先感知生命的冷暖。正是这一片片挣扎的树林,涵养着伶仃洋的生机。除了浮在表面的小螃蟹和跳跳鱼,在树林的根基下面,生活着各种贝壳类生物,筛目贝、栉孔扇贝、糙鸟蛤、马蹄螺、凤螺等。仔细看海边的礁石上,印着一块一块斑驳的白点,铜钱大小,像无端落下来的鸟屎。那是贝壳的残骸。贝壳硬,石头也硬,天生抵触的两种物品,活生生融为一体。离得太近,天长日久,终于生发了爱情。在红树林成片的水域,角毛藻、半管藻、辐杆藻、三角藻、圆筒藻等浮游藻类,层层叠叠,附在淤泥上,触碰一下,柔软潮湿,近处看,就像小山一样。看似肮脏,但有了藻类,便有了新哲水蚤、波水蚤、真哲水蚤等浮游生物,它们又为各类鱼虾提供了食物。

整个红树林恰似一座座高楼大厦。在这林立的大厦上上下下,甚至地下室都有生命在活动。刘毅在《中国国家地理》上撰文谈到弹涂鱼:“它们在滩涂上不断掘穴、搅动泥沙,提升了土壤的通气量,促进了包括红树林在内的滩涂植物的生长;它们取食底栖硅藻、小型动物及尸体,同时又是众多水鸟和蛇的盘中餐,是潮间带物质和能量流动不可或缺的一环。”

其实,所有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那些或缺的,都已经消失了。剩下的,在这个闭环中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大家互相依偎着。即便是你吃我,我吃你,也是依偎着。一荣俱荣,一毁俱毁。红树林则是地基,是引领者。

有一种海洋现象,名为鲸落。一条鲸鱼死了,坠入沉寂的、深深的大洋底部,成百上千种生物靠着这具庞大的尸体存活。食肉者兴高采烈,食鳞者趋之若鹜,食腐骨者不紧不慢。百年时间,一代代繁衍生息。对那些短暂的生命来讲,这就是天生的古今多少事,都在笑谈中。终有一天,所有的所有,彻底被大海消化掉,只剩蓝色的海水在荡漾。

一棵红树即一头鲸鱼,从头上的叶子,到树干、树根,每个缝隙里都有生命在蠕动。一片红树林,便成一个宇宙。人迹到处,砍伐,损毁,伤害,明着的,暗着的,随时到来。人类的手段越来越先进和强悍,那些弱小的动物、微生物,哪怕貌似强大的植物,均不堪一击。它们又是强悍的,与风浪对抗,与海水的咸对抗,互相之间也依存,也互有攻防,维持着另一种平衡,自保生命痕迹。红树轰然倒塌之时,即是跟随红树生活的万物灭绝之日,如远古的恐龙时代。有些研究中说挖掘的化石中似有核废料痕迹,由此推测这个星球上曾经有过更高级的生命。我对这种貌似无厘头的东西是有点相信的。那些高级生命互相争斗,终于同归于尽了。高山沉没,大海淹没了这一切。地球上一片死寂。终于有一天,一个单体细胞开始耸动,生命重新开始。鱼变鸟,鸟变猿,猿变人,古人变今人……我们这一拨人类,其实是宇宙轮回中的一瞬。星球就是要赋予生命以贪婪,当星球承受不了的时候,就贪婪爆发,或瘟疫,或战争,让他们自我毁灭。更也许,这个星球上如此这般的轮回不是第一次。此刻的人类,包括我,只是本轮轮回中的一分子。而这个小小的星球,亦不过微尘一粒,暗黑的宇宙,貌似死寂的太空中,有无数这样的星球,无数这样的轮回……

松花酒与松花饼

王 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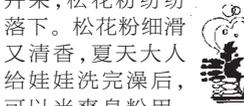
就如沉默的君子。家乡多山,山上多松,每到春天,山上的杜鹃花开时,松树就开满金黄色的松花,林中飘散着淡淡的松花香。松花是松树雄枝抽新芽时开的花骨朵,被细密尖锐的松枝捧在手里。清明前,要采艾叶做青团,乡人会顺便采些松花粉回来。

春天时,松花开得满山都是,只需摇动树枝接取花粉,采回来的松花粉

就足够做好几回饼子了。采花粉要把握好时节,太早,松花花朵小,松花粉也少;太晚,松花开了,春风一吹,花粉散了一地,地上一片金黄,大地如染了金粉。那些老到的人,把未开放的松花摘了,装满一袋,回家倒在竹匾里,放太阳底下晒,阳光把松花晒开来,松花粉纷纷落下。松花粉细滑又清香,夏天大人给娃娃洗完澡后,可以当爽身粉用,扑了松花粉的孩子,像个金娃娃。

与松花有关的一切,都是美而雅的。有一种颜色叫松花黄,鲁迅就写过这种颜色:“小鸭也诚然是可爱,遍身松花黄,放在地上,便蹒跚的走。”见过松花的人,知道松花黄是怎样一种漂亮的色彩,没见过松花的,多半想不出松花黄到底是种什么样的黄色。有一种淡黄色的笺纸,叫松花笺,当年元稹使蜀,才貌双全的薛涛与元稹诗酒唱和,制作了彩色信笺——松花笺,寄给情郎元稹,元稹就在松花笺上题诗相赠:“别后相思隔烟水,菖蒲花发五云高。”这情诗写得真是好啊。还有一种松花蛋,因与松花一样有漂亮的花纹,故名。

在古代,食花饮露的



高洁之士不少,但真正可以食用的花粉,其实也没几种,我知道的,一种是松花粉,一种是蒲黄。蒲黄是水烛香蒲的花粉,松花长在山上,水烛香蒲长在水边,李时珍喜欢松花粉更甚于蒲黄,他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二三月抽蕤生花,长四五寸,采其花蕊为松黄。”又说松花:“甘、温、无毒。润心肺,益气,除风止血,亦可酿酒。”

在古人眼里,“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”,是风雅之事,唐代的白居易就有“腹空先进松花酒……乐天知命了无忧”之句。把松花粉蒸熟,用绢布包好,与黄酒一同置入容器,密封浸泡十日,即成松花酒。据说松花酒有法风益气、润肺养心之功效,讲究生活品质的白居易,觉得喝了松花酒,人生就应该乐天知命。

除了酿酒,松花粉更多的是用来制作松花饼。古人相信松花可以美容养颜,张泌有《妆楼记》,称晋代白州双角山下有美人井,喝了这井水的人,生下的女儿都很漂亮,原因呢,是因为井旁有松花,花粉落入了井中。

“寿比南山不老松”,松树是植物界中的长寿树种,而松花担负着松树繁衍的重任,由此类推,古人认为松花有延年益寿之功效。苏东坡把松花、蒲黄、槐花、杏花与白蜜捣在一起,做成花丸吃,他说:“一



紫醉金迷 (中国画) 朱 蕊

我的大学同窗G,不抽烟不喝酒,最大嗜好是买书。有一次,我们陪同历史系教授张广智老师到访G的崇明别墅,一进门,书卷气就扑面而来:哈!这哪是住宅呀,简直就是小型图书馆!张老师是世界史研究大家,他仔细察看了G收藏的世界史类图书:“嗯,这些书,连我们历史系资料室都没有!”我也喜欢买书,但与G比起来,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类,要被甩几条马路。

记得我最早零星买书,是在读小学时。我家附近的双阳路上,开过一家小书亭。一开间门面,三尺柜台,柜台后常年坐着一位老营业员,满口宁波官话。每次新书一到,“老宁波”就会把书名写在门口黑板上。那一次,听说连环画《保尔·柯察金》到货了,我怀揣母亲给的零花钱,直奔书亭。先看黑板,没见书名,便盯着柜台后面的书架仔细寻找,终于找到了,忙请“老宁波”取出。付款时,我怯生生地问:“老伯伯,这本书为什么不写在黑板上呢?”“老宁波”白了我一眼,“格是活要靠书锣嘴(宁波话:那是还要敲大锣哩!)”他的揶揄之言,让我记忆犹新。

我真正“批量”买书,始于读复旦以后。我和G都是“应届生”,“历届生”曹景行与我们同住一个寝室。老曹比我们大十来岁,他

夜光杯



夜光杯

斤松花不可少,八两蒲黄切莫妙。槐花杏花各五钱,两斤白蜜一起捣。吃也好,浴也宜,红白容颜直到老。”他还说:“崎岖拾松黄,欲救齿发弊。”显然他是相信松花的功效的,就算山路崎岖,春天里,他也要亲自上山扑打些松花粉带回家。

至于松花做饼,很早就有,宋代时已成日常,宋代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中道:“春末,采松花黄和炼熟蜜,匀作如古龙涎饼状,不惟香味清甘,亦能壮颜益志。”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爱吃松花饼:“饼杂松黄二月天,盘敲松子早霜寒。”苏家兄弟俩,一个爱吃松花丸,一个爱吃松花饼,是松花的铁粉。

松花饼好吃,做起来并不难。糯米粉中加入松花粉、白糖,一起揉匀,煎熟后,两面黄亮,如黄梨梨子扶手的包浆,有扑鼻的一股香,那是松花的清香和糯米的软糯甜香。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,如花间词派的作品,如情人间的蜜语。我到三门出差,有机会,除了要吃青蟹、小海鲜外,松花饼也是一定要吃的。吃一口,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。

松花除了用来做松花饼,还可以用在很多糕点上,每到清明、四月八、七月半、冬至,做青团、乌饭麻糍、冬至圆时,都可以撒一些松花粉,做成松花青团、松花麻糍、松花圆子。糕点金黄,有山野清新之气,都说佛要金装,各种糕饼上有了金黄的松花粉,色、香、味更好。糕饼两面覆上嫩黄的松花粉,吃的时候,嘴上会粘上松花粉,就算八九十岁的老人,也像个馋猫,颇为有趣。

各地都有用松花粉做的糕点,有一年去云南,吃

有那么一阵,几乎所有的香均冠以“檀香”二字。我们酒店的客房服务,每日从燃一支香开启。白烟轻柔飘散,心境在静默中渐渐美好。

记忆中,外婆最喜欢一种香皂——檀香皂。中央檀香皂、蜂花檀香皂和佛手檀香皂由中央香皂厂1928年首创,其中蜂花檀香皂尤为受欢迎,它香气优雅,是较早走出国门的香皂。之后中央香皂厂并入上海制皂厂,但蜂花牌檀香皂一直走至今日,长盛不衰。

一年四季,外婆总喜欢买几块檀香皂放进衣橱。衣服上身淡淡一丝清香,若有若无,朴素的美好。我曾看过一本书,里面写毛主席当年洗手,一定要身边人换肥皂——觉得用檀香皂洗手实在太过奢侈。

燃香当然离不了香炉。我最喜欢电熏炉。陶瓷外壳,小巧一握,价格亲民,好看且实用。随时随地通电,调好所需温度,不论越南芽庄还是印度老山檀,很快便香气氤郁。读丰子恺的文字,总觉得先生一定也会喜欢这种香炉,根本不必担心香灰的好坏——用隔炭法品香,碰上香灰质量差,你也只能连香灰的味道一起享用了,呛鼻。

冬去春来,尘世躁动,此刻若有幸偷得浮生半日闲,与香道有染,愿化作一缕清风,沉醉天涯亦何妨?潮湿阴冷之夜,写字读书,闻着这味道,夫复何求?

正宗的沉香,并非今天才价值连城。身份自古金贵,一般人根本点不起,我点不起沉香,但老山檀偶尔买点。

燃一炷香,读一本书,笃定安然,是读书人的最佳休养。现代人被生活裹挟惯了,压力山大,而抵抗抑郁最好的态度,一如古人所说“听香”。其实是一种“放松疗法”。香烟袅袅,用耳朵去听,听味道。若是使劲儿闻,力气过烟,反倒辜负了这一炉香。

丰子恺先生痴迷于焚香,看见篆香炉立刻手痒,他说:“眼睛看不到篆缕,鼻子闻不到香气,我的笔就提不起来……”主要是燃檀香,中药铺里有卖。

檀香味与做家具所用的紫檀木,完全风马牛不相及,两码事。紫檀只有木头味道,并无丝毫香气。忽然间想到柏木,想起奶奶有回做蒸饺——笼屉底铺一层柏叶,饺子吃起来有种别致的香。但柏叶最好蒸过再用。新鲜柏叶味道极冲,饺子蒸出来一点面粉味都没,那还叫饺子?

多年前,我曾参观过某明代墓。挖掘时工人用镐不小心碰到棺木,嘭嘭几声闷响,柏木的味道来得猝不及防。极浓且厚,香气直钻天灵盖。而关于柏木味道,记忆深刻的是那次去陕西黄陵。满山遍野都是柏树,根深柢固,树高千丈。黄帝陵的祭殿完全用柏木修建,一脚踏入,整个人完全被柏木清香裹挟、吞没。然则柏木再香,也无法与沉香媲美。但若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柏木香,亦非易事。参观黄帝陵,冷不丁有人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,几捆香粗长短细,往我面前一杵,口里絮叨,“进门烧香,子孙满堂……”简直岂有此理。

要说黄陵的香,的确别处好。桥山之上柏树遍布,非深入其境,很难真正理解“柏木森然”。想到杜甫那句“锦官城外柏森森”。怪不得国画家大多喜欢画松柏。葱翠碧绿,蓊郁荫翳,风一掠,发出的声响亦森森然也……

到云南的松花糕,软糯香甜,松花与玫瑰的香气、豆沙的甜美,那么完美地交织在一起,我真是喜欢云南的糕点,跟云南一样,那么的风花雪月。

云南有很多的鲜花糕

点,我每次出差去云南,总要带回一些。云南的松花糕,是以松花粉和红豆制成的,加了点玫瑰酱,上层金黄,下层酱紫,托在绿色的芭蕉叶上,色彩清丽,像是张浩先生的花鸟画。

体内容都了然于胸。我知道,哪些书要先读,哪些书可以将来读;哪些书要精读,哪些书可以做工具书。”对此,我颇为以为然。我的习惯是,一买到书,就先读前言后记。前几天,我与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老师聊天,他说赵景深先生当年在北新书局编书时,每天要看大量书稿,看不过来怎么办呢?就采取两种方法:对于鲁迅、郭沫若和茅盾等名家书稿,收到后他不看稿子就发排,最后只看看校样;对于外来投稿,他先看开头和结尾,感觉不错,再看全文,没有苗头的,干脆扔进纸篓。赵先生总结说,这叫“红烧头尾”……这样看来,头之“先读前言后记”,是不是也算“红烧头尾”呢?

近年来,我买书已相当克制。过去是家徒四壁,现在是四壁皆书,家里已难以多放一个书橱了。前一阵看到网传,说是一位爱书长者去世后,留下大量图书等待处理,背脊不禁冷汗直冒……

唉,今天,是买书,还是不买书?这是一个问题。

我们产生了严重分歧。一方是作者的坚守和底线,一方是视频之商业逻辑要热点要吸睛。

十日谈

书与人

责编:郭 影